

◆邵阳诗韵

# 别诗常多吉祥辞（外一篇）

刘宝田

诗中有送别一体。虽说是在应酬，亦常有亮眼佳作。《送杜少府之任蜀州》《送元二使安西》便脍炙人口，千秋留传。

究其内容，一是叙恋恋不舍之情，“孤帆远影碧空尽，惟见长江天际流”“我寄愁心与明月，随君直到夜郎西”是也。二是致切切嘱咐之意：“别离今弟妹，救恤旧民阍”（刘瑾玉《送芳远侄海南平寇》）；“报国惟凭心与力，勤劳今日属将军”（何腾蛟《送张君爵总戎之武冈》）。三是抒耿耿磊落之志，以明胸襟。贺金声《赠别毛隆章》诗，既赠毛，又写己：“彷徨四顾见斯人，不肯浮沉误此身。彭湖自昔钟灵秀，文文山是旧乡邻。”文文山者，文天祥也。四是陈殷殷宽慰之思，以壮行色。高适《别董大》：“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。”而这种吉祥祝语，官场中同僚间的赠别诗，屡屡皆是。试读曾财英、高启之作。

曾财英（1329－1404），宝庆（今邵东市）人。明洪武年间应征入京师，官太常典簿，迁光禄署丞、衡王府审理正。朱棣谋位，恐罹祸，辞官归故里。其《送李侍御赴京》云：“晴云消宿雨，佳气满行旌。鼓棹南熏动，高歌皓月明。”雨后天晴，清岚淑气，行旌明丽，真是一个好兆头。南风送爽，皓月当空，击棹放歌，舒畅光明。赠诗者，受诗者，面子上是很光鲜，“应酬”得当，皆大欢喜。

高启（1336－1374），长州（今浙江长兴县）人。与杨基、徐贲、张羽并称“吴中四杰”。洪武帝召其修元史，为编修，擢户部右侍郎。其《送张司勋赴宝庆》云：“乍出司勋幕，还随别驾车。按图犹汉地，输布或蛮家。山热蛇缠

树，江晴鹤浴沙。郡楼回首处，北斗近京华。”

司勋，明、清为吏部属员。别驾，汉为刺史佐官，地位较高，出巡时不与刺史同车，另驾一车，故名。宋以后为各州通判，辅佐州府长官处理政务，州府公事须通判连署方能生效，并有监察官吏之权，故又称监州。从吏部文职属员擢调监州，取迁权大矣。领联说查验地图此地属于国家的正式版图，但从献纳的赋税来看，还是蛮夷之地。按，审查，查验。《汉书·贾谊传》：“验之往古，按之当今。”输，缴纳，献纳。汉桓宽《盐铁论·本议》：“往者，郡国诸侯各以其物贡输。”又可指纳税。《新唐书·食货志》：“至德宗相杨炎，遂作两税法。夏输无过六月，秋输无过十一月。”颈联承“蛮家”写山水风物：蛇缠树，鹤浴沙，荒古雄奇，颇具蛮野气息。条件虽然荒僻艰难些，但郡楼回望，即见北斗，接近京华。言外之意，忠于皇事，心系京华，他日擢拔，必能鸣珂入皇都。鼓励朋友，忠耿可现。

但高启这样一个人，竟在盛年因为郡守魏观改建府治作《上梁文》而被朱元璋腰斩。因府治建于张士诚旧宫，而《上梁文》中有“龙盘虎踞”之言。嗟乎，一代文星，就此殒落！

## 云峰道人的古风

云峰道人，武冈人，姓于名子仁，明洪武十八年（1385）登进士第，授承敕监庶吉士，出任山东乐昌知县。洪武二十九年，擢升登州知府。晚年隐居云山，自号七十一云峰道人。诗多散佚，留下的多为古风，其诗苍古、雄崛、旷邈、瑰丽。



◆煮酒论史

# 魏延的“刺猬思维”

彭利文

毋容置疑，魏延是三国时期最受争议的悲剧英雄。

刘备入川前夕，魏延才加入蜀汉集团，但他骁勇善战，屡建奇功，擢升很快。建安二十四年（公元219年），刘备于沔阳自称汉中王，定治所于成都。之前，荆州已交付关羽，汉中留何人镇守呢？彼时，多数人以为应是张飞。张飞也觉得这个位置非自己莫属。刘备却出人意料地提拔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，领汉中太守，全军莫不感到惊异。汉中是蜀国的咽喉重镇，魏延一守就是十年。可见，刘备对他极为信任。刘备“中道崩殂”后，诸葛亮对魏延也是相当倚重，五伐中原都带着他。他俨然已是军队中仅次于孔明的二号人物。

北伐伊始，魏延即请领精兵一万（史书载精兵五千，负粮五千）从子午谷快速奔袭长安，一举拿下长安和潼关，而大军出斜谷进兵，两军异道会师潼关。这便是史上有名的“子午谷奇谋”。五伐中原之时，诸葛亮病亡于五丈原，杨仪随即令马岱斩杀魏延，并诛灭其三族。

历史上，对魏延争议的焦点有二：一者“子午谷奇谋”是否可行；一者魏延死得冤与不冤。争议历经千年，终是无所定论。倘若撇开争议的焦点，而从魏延的自身探寻根源，我们不难发现，无论“子午谷奇谋”的提出，还是魏延之死，结症皆在其思维方式上。

古希腊有句谚语，狐狸多机巧，刺猬仅一招。英国当代哲学家以赛亚·伯林，借此描述历史人物一元化思维和多元化思维的差异。魏延

是蜀汉名将，在军事上多有建树。细察他看待和处理问题的视角，多从军事角度出发，而不虑及其他。这是典型的一元化思维，即“刺猬思维”。他的“子午谷奇谋”就是这种思维的产物，也就是毛泽东所批评过的“单纯军事观点”。

须知，军事是政治的延续。诸葛亮的北伐，打的首先就是政治仗。刘备父子在四川是典型的“外来户”，并无稳固根基，统治的合法性来自“复兴汉室”这面正统大旗，如果没有北伐，关起门过安稳日子，那就意味丧失了合法性，意味蜀汉政权只是一个割据军阀。而没有合法性，没有政治愿景来统领不同利益集团的价值观，恐怕“外来户”的蜀汉政权就难以服众，难于立足。所以，诸葛亮不得不大打政治仗，屡次北伐，而无视魏蜀两国的悬殊实力。说到底，蜀汉北伐在某种层面上，只是一种姿态，一种手段。这种军事行动可以不胜，但绝对不允许大败，否则会使“主少国危”的局面雪上加霜。

魏延的奇谋或许能够一时获得成功，但是占据长安，战线拉得过长，远在西蜀的大本营能否及时提供持续的后勤保障？即便后勤保障跟得上，以如此之少的兵力，能否抗得住综合国力远胜自己的曹魏反攻？这环环相扣的系列行动，只要一步有误，就会满盘皆输。况且劳师远袭，历为兵家所忌，作为主帅的诸葛亮不能不虑。在这种背景下，魏延提出兵出子午谷，想在险中求胜，遭到诸葛亮的拒绝，自在情理之中。然而，魏延并不能理解北伐是

《泰山歌》在写了泰山的方位、高峻、旷渺、悠久之后，将自己融入山中：“授我以金丹四百字之秘诀，赠我以琅玕五千句之佳言。换尔凡骨，涤尔俗愆，恍然置我昆仑巅。”悟泰山之造化，神游方外，几欲飘飘然浩浩乎凌虚御风，羽化而登仙！

《李白把酒问月图》则道出了他向往羽化、疏淡名利的人生态度：“酒一斗，诗百篇，夜披锦袍宫锦鲜。停杯问月当青天：如何天上有酒星？如何在下有酒泉？胡为穷达皆好酒？胡为明月能长圆？劝月月不饮，问月月不言。酒在手，月在前，峨嵋当空独可怜。酌我以舒州不死生之杓，乘我以天子呼不上之船。但令对月长对酒，那用古今虚名传。君不见独醒空沉汨罗水，何如日日烂醉长安眠？”其思想底蕴真和李白的《把酒问月》一脉相承：“惟愿当歌对酒时，月光常照金樽里。”应当说，这是一种人生虚无、历史虚无的消极处世态度。抱有这种人生态度的人，几乎都超脱于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儒家经典传统之外，而追求啸傲烟霞、任诞狂放。

其《海门行》也是游仙之吟：“是时神仙怀大丹，携筇直谒天门关”“上方神游凌广寒”。接着，想像神游广寒的情景：“天风环珮来珊珊，我今追随谁可攀。便当握手凌云端，君骑长鲸我骑鹤，一声长啸非人间。”但这只是一种浪漫的想像，其人总还在人间。而且，要在人间无须忧虑衣食住行，无须为生存的基本条件而茹苦含辛拼搏，才可以“浪漫”起来的。正好比贾府的焦大，是不能像宝哥哥、林妹妹那般望明月而兴叹、见落花而涕泪的。



◆史海钩沉

## 邵州何时升为宝庆府

易立军

邵州是何时升为宝庆府的，历史上有不同记载。明朝隆庆《宝庆府志》卷四“人事考”：“建元宝庆三年诏升邵州潜藩为宝庆府。”康熙《宝庆府志》卷一“郡建置纪”：“理宗宝庆三年升邵州潜邸为宝庆府。”《钦定古今图书集成·方輿汇编·职方典》有更详细的记载：“宝庆三年十二月甲辰，诏邵州潜藩升为宝庆府，仍领邵阳、新化。”乾隆《邵阳县志》卷三“建置·沿革”也采用“宝庆三年十二月甲辰”一说。记载能具体到年、月、日，理应比较可靠，可查《二十史朔闰表》，宝庆三年十二月丙午朔，并没有“甲辰”这一天。

邓显鹤总纂的道光《宝庆府志》卷二“大政纪”引《宏简录》：“理宗宝庆元年十一月癸亥升邵州为宝庆府。”《宏简录》是明朝邵经邦著的历史著作。邓显鹤没有沿用前说，必有所本。邓显鹤总纂的《宝庆府志》被《续修四库全书提要》赞为“足推为湘邑志中之冠”，邓对邵州升府的存世资料定是经过慎重抉择的。

其实还有更为权威的史料作为证据。《宋史·理宗本纪》：“十一月癸亥，宣缙兼同知枢密院事，薛极参知政事，葛洪签书枢密院事。诏邵州潜藩，可升为宝庆府。筠州与御名声相近，改为瑞州。”有人以为，“可升，就是可以升，但不一定升”，这是一种误解。可，许可、同意、准许之意，在诏书中是君主俞允之语。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：“臣等昧死上尊号，王为‘秦王’，命为‘制’，令为‘诏’，天子自称曰‘朕’。王曰：‘去泰，著皇，采上古帝位号，号曰皇帝，他如议。’制曰：‘可。’”

《宋史全文》三十六卷，宋元之际佚名编撰，保存了南宋后期的珍贵史料。《宋史·理宗本纪》的记载还可得到《宋史全文》的佐证：“十一月癸亥……诏邵州系今上皇帝潜藩，陞为宝庆府；筠州与御名声相近，改为瑞州。”文字稍异，表达的意思完全相同。

宝庆元年十一月癸亥，宋理宗升邵州为宝庆府的记载是信而有征的。据《二十史朔闰表》，十一月戊午朔，癸亥是初六。据此，邵州升为宝庆府的具体时间是宝庆元年（1225）十一月初六。

（易立军，中国屈原学会会员，邵阳市作协会员）

◆思想者营地

## 纪律面前，一视同仁

刘立新

作家崔济哲在《也无风雨也无晴》一书中讲了三个进城门的历史故事，读后给人不少启迪。

第一个故事讲的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。有一次，刘秀去郊猎，玩得上瘾，天黑才回洛阳城，结果城门已闭。皇帝手下便狐假虎威，高声喊叫，皇帝到此，快开城门。没想到把守城门的小官郅恽，铁面无情，按法令行事不到时辰绝不开城门。第二天，这位郅恽直接上书刘秀，严辞批评皇帝。刘秀听而不怒、不恼、不凶、不骂娘、不踹脚、不杀人，反而赏赐其帛百匹。

第二个故事讲的是“黄袍加身”的赵匡胤。赵匡胤占据滁州城，他的父亲赵弘殷来滁州城看儿子，此时已日落城头，城门已闭，于是呼叫开门。赵匡胤站在城楼上看得很清楚，确是他父亲来了，只要他一声令下，便可城门大开，迎父入城。但赵匡胤说：“父子固亲，启闭，王事也。”城门启闭是“王事”，国家法令有规定，不能因父亲而废了“王事”。一门相隔，父子不聚。

第三个故事讲的是李广将军。李广被贬后闲居在家，有一次他打猎忘却时间，归来时天色已黑，城门已闭。随行的弟兄大呼：“故李将军”到。守城门的霸陵尉也有脾气，“人走茶凉”，说了一句十分刻薄的伤人话：“今将军尚不得夜行，何乃故也！”一句话把李广呛得五脏搅动，胸口冒烟，血往上涌。数年后，匈奴来犯，李广又被“召拜为右北平太守”。谁都没有想到，李广挂印带兵出征前，竟然点名要“请霸陵尉与俱”，在他说了算的地方“立斩之”。

刘秀、赵匡胤心胸之宽，气度之大，反衬出李广的心胸狭窄。“冯唐易老，李广难封。”李广成不了大器，也不是没有缘由的。

上至皇帝，下至庶民，上至今将军，下至故将军，纪律面前都应一视同仁。

（彭利文，洞口县人，现供职于洞口县人民医院）